

史記輯評

卷十七之十八  
列傳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史記卷之十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史記卷之十七



漢 龍門 司馬遷 撰述

明 豫章 鄧以讚 輯評

虎林 陳祖苞 叅補

鹿城 朱日燦 校閱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  
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  
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

一歎 ○

五歎處大有閑  
鍵

辭師乃如許詳  
然用以見斯心  
事振起一篇精  
神便熱鬧不冷  
落

甚壯慨有辭鋒

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  
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  
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  
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  
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  
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  
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詬莫大於  
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又處卑賤之位困苦之  
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

論不奇却亦甚  
有辨鋒

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  
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  
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妙語幾也。  
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恐之。昔者秦穆公之  
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  
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  
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  
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

總括秦謀吞天下事

川虛語著斯功

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肖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

瑰琦而高古馳  
騁而精工絕為

高作

只用秦事

開口道破

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  
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  
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  
并國二十遂伯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  
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  
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  
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  
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

一意而三喻不  
厭重複是古文  
字最奇可喜文  
采爛然音節鏗  
然

前正此反不為  
重後節專指後

范睢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  
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  
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  
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  
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  
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  
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

官憲亦小異第  
後長共提不實計殺上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

宣意亦小異第  
趙女鄭衛如全  
犯耳

駿良馱馱不實外廢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  
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  
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  
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壘叩鈺彈箏搏  
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  
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壘叩鈺而  
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  
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

漫語皆精神然  
不失之刻削

史記卷之七  
李其及傳  
四一  
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  
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  
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  
人衆兵彊則士勇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  
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  
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  
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

下句加一而字  
意更躍如

卒括秦并天下  
後事

重始皇本紀削  
青臣頌語

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

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

削斯上書毀

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

一歎

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士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

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  
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  
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  
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  
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  
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  
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  
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輳  
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

高斯祕謀宜不  
令人知乃叙之  
詳悉如此且文  
辭甚工麗可見  
古時史職

辭意亦只平常  
却乃于匆匆處  
見奇覽之覺味  
濃而態溢

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  
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  
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  
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  
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  
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  
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  
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  
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謗彊因人之功是

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  
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  
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  
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  
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  
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  
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  
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  
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旣然高之

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

連下五孰與蒙恬字最俊快可

章

說

高固內宦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拙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王之詔

庶幾即是僥倖  
意然却圓妙

劫

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  
 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  
 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  
 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  
 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  
 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  
 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  
 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  
 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

前言已盡此但  
用緩辭致歎乃  
斯遂降志最得  
情態

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艸花  
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  
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  
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  
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  
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  
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  
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  
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

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于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

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  
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  
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  
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  
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  
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  
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  
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  
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

○

與本紀大同小

異

發問語全異

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  
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  
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  
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  
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  
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  
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  
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  
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

此却與本紀發  
問語同意

數語同

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  
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  
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  
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  
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  
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  
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  
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  
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

本紀有將聞此  
則有公子高

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  
 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  
 咸陽市十公主斫死於社財物入于縣官相連  
 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  
 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  
 臣得賜之中殿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  
 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  
 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  
 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

本紀有斯同去  
劫陳語

稟本紀

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  
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  
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  
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于是楚戍卒陳勝吳  
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  
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  
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  
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  
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

夏。日。葛。衣。糝。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鋤。  
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  
九。河。曲。九。防。決。涇。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  
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  
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  
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  
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  
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  
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

本紀此後有責  
問斯等語一段

音氣橫溢中更  
多精工語極為  
妙篇第持論左  
耳

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  
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  
爲之柰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  
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  
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  
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  
容以書對曰夫賢王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  
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  
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

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它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

為論本韓非辭  
氣亦大類非此  
段絕為工峭

法家要術

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  
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  
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  
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  
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  
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  
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  
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

妙喻

矯健如龍

用豈字應夫字  
振起有勢婉而  
逕

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澗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

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

肆筆之有奇  
有華

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  
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  
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  
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  
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  
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誣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  
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  
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  
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

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  
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  
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  
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  
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  
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  
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  
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  
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

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  
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  
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  
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  
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  
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  
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  
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  
此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

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  
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  
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  
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  
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  
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  
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  
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  
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

盜多今上急益發縣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

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

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轂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

趙高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

兵以奇氣勝

六辭采則隨筆

以初看奇偉再

有稍覺未精仔

細看又無可增

攢固是文家上

兼構文者要字

此會其神

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  
 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  
 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  
 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  
 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  
 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  
 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  
 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  
 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

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  
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  
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  
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  
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  
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  
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  
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  
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

四歎 ○

文氣甚肆然自  
快設少加琢磨  
固當益精第恐  
便無此態勢

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

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遊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

奇○

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  
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  
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  
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  
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  
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  
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  
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  
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

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粵以見秦之彊罪二  
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  
修宗廟以明王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升斛度  
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  
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  
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  
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  
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  
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

御史謁者侍中更性覆訊斯更以其實對輒

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撈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

樂紀牴牾

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閭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

讓之二世乃出居望夷宮宮留二三日趙高詐詔

讓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  
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  
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  
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  
壞者○怪○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  
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  
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  
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  
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

自繫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  
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閹閹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  
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  
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  
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  
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  
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  
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掉尾有味

敘事宜詳而略  
然謹嚴有法對  
使者語宜略而  
詳然矯健有勢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  
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  
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  
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  
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  
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  
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  
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于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

趙高無傳世系  
附此餘事附李

斯傳中

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  
疆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  
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  
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  
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  
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漸  
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  
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  
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

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

太子以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

太子父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將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王

此傳語氣大約  
與李斯傳相似  
蓋俱出秦文

辭命

語似隨口而對  
不甚雕刻亦無  
深意然奇氣自  
溢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蒙恬及傳

三

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  
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  
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  
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  
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  
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  
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  
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

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

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  
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  
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爲  
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  
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  
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  
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  
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  
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

辭命

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敢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

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  
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  
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  
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  
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  
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  
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  
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

此與自起以坑  
趙卒為已罪同  
其實明已功耳

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  
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  
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  
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  
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  
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  
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  
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

民生之切，咸者矣。天下之心未定，庚傷者未

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瘼傷者未  
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  
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  
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浙江圖

館

書

圖

汪澂詩

浙

海嶺本亦宜乎可以異世  
 亦無殊於眾類也味而所  
 意與此其狀亦  
 多而亦亦各殊不以此却  
 豈藉辭百致之意者  
 夫未之廢然藉對天不之  
 以未安與謝春木

分

叙俚事乃顧多  
雅語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  
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  
亾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  
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  
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  
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  
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

合

又合

兩人價乃增一倍秦人固且服

同隱 ○

中小異

史記卷之七

五至陽食及佳

三

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  
 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  
 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  
 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  
 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  
 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  
 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  
 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  
 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

為後根

史記卷之七 五至陽食及佳 三 陳餘上謁陳涉涉及

同出 ○

董涉世家語

同諫

較國策稍直稍  
方然却峻潔有

力

氣壯

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  
 陳中豪桀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  
 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  
 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  
 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  
 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  
 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日張膽出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

史記卷十七  
五王傳  
三

韓尾健

餘獨說

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  
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  
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  
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  
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  
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  
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  
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  
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

武臣等從自

同喻○

平叙去亦不甚  
密然稍有氣

頭箕字是喻只  
是畫算厚征意  
服解太釋

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  
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爲亂政虐刑以  
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  
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  
財匱力盡民無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  
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  
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  
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

着此數語闡明  
乃暢

蒯通 ○

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  
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  
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  
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  
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  
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  
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  
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  
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

先○出○此○句○點○醒

何必說出

文勢持矯健辭  
急指事明道情

盡

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辦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辦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

有高屋建瓴之

勢

由直處見壯由

峻處見奇

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  
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  
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  
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  
何不賫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  
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  
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  
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  
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

同怨同說

兩語亦有勢

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

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

同患  
廝養卒

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  
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靨略上黨韓廣至燕  
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  
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  
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  
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  
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辟燕將見之問燕將  
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

國策  
圖便流轉頗似

復四出此兩人

字

甚縱逸

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  
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  
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  
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  
臣與王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執初定未敢參  
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  
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  
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  
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

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

同脫禍

同挾義

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  
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  
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  
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  
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  
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  
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  
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

想  
○

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  
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  
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  
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  
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  
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  
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  
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  
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

後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黈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黈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

相賣

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予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

相倍

耳事

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  
 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  
 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  
 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為之言項羽  
 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  
 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  
 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  
 其在南皮即以南皮勃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

史記卷十七 張耳陳餘及俱 三 張耳與陳餘力

項攻

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

秦分也先至必伯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  
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  
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  
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  
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  
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  
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  
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  
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

相滅

貫高

○

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  
井陘斬陳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  
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  
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  
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  
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  
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  
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  
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

此時不宜遂稱

高祖漢書改爲

高皇帝最是

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  
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  
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  
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  
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  
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  
垣還過趙貫高等乃辟人柏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  
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  
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

事叙得哀惻  
動人

告之于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  
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  
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  
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  
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  
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  
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剝身無可  
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  
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

泄公

帝命私問固是

愛奇却便有泄

公來

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  
 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  
 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  
 問之篋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驪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  
 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  
 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  
 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  
 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

長王... 出... 貫高... 喜曰吾王... 審

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  
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  
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  
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土不殺我我不愧於心  
乎乃仰絕脰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  
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  
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  
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

得情

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  
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  
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  
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  
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  
南宮侯續張氏

○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  
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  
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

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  
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  
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浙江圖書



浙江圖書館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着、此、等、便、覺、有、致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  
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  
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  
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  
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  
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  
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

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  
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  
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  
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  
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  
東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  
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  
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

傳只此一奇事  
本傳叙亦且精

○  
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  
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  
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疆請乃許  
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  
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疆以為  
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  
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  
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  
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

公之從易北擊軍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

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  
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  
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  
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  
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  
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  
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  
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

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莒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

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

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  
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  
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  
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  
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  
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  
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  
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  
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

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  
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  
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  
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  
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  
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  
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

日有聞似無不  
可解亦只是常  
戰勝意耳劉疑  
覺太憤憤

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  
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也上且羞其  
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  
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  
故幽囚而不辭云

圖

注

浙

日有聞似無不  
可解亦只是常  
戰勝意耳劉疑  
覺太憤憤

謂改姓恐未然  
想只是以刑故  
人着子名上呼  
耳

俳笑漢書作戲  
笑俳亦戲意當  
是作俳語嘲笑  
之耳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  
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  
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  
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  
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陳  
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  
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  
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

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  
爲楚將乃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  
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  
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乃立楚懷王項  
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  
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  
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  
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  
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

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

隨何

乃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  
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  
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  
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  
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布愈恐不敢  
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  
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  
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  
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

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  
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  
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  
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  
見何必以楚爲強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  
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  
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  
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  
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

氣平文質勢亦  
稍散緩

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  
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  
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  
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  
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夫漢王戰于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  
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  
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

難留

稍之節奏

辨楚漢

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

直吐情

宜歸利

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  
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  
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  
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  
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  
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  
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  
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  
漢未敢洩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

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  
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  
事以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  
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  
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  
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  
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  
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王使項伯收九江  
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  
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  
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  
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  
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  
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  
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  
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西腐儒兩卒五  
萬騎五千文質  
古有味

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

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  
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  
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  
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  
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  
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  
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  
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  
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

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乃厚饋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

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  
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爲將  
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  
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  
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  
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  
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  
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  
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

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  
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  
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  
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  
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  
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  
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  
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

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

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  
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  
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  
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  
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  
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  
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  
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  
兵與戰徐僮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

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  
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  
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  
兵遇蘄西會甄布兵精甚上乃僻庸城望布軍  
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  
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  
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  
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僞與亡  
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

田舍遂成諒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貴赫爲

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  
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  
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  
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  
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禍之興自  
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浙

館

書

圖

江

浙

夫限其野玉衣不民不  
 之限其野入以十萬姓  
 華崗之對姑息縣限封  
 大受公自英亦其其我  
 賦思對龍珠率委以他  
 田舍私滅釋而支皇千  
 是為華南王提實練

維余矣列傳第三十二

英雄常態○

敘三事俱有致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  
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  
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目鄉南昌亭長寄食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  
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  
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  
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

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  
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  
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  
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  
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  
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  
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  
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

得情得狀

詐字中隱却正  
高帝動心處

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竒也信數  
與蕭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  
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  
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  
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  
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  
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  
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  
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

為三字猶未  
豁如

一步步責難去

着意作波瀾頓  
挫情狀死如

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  
 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  
 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  
 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  
 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  
 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  
 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  
 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  
 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

嗜啞叱咤四字  
最善狀項王  
此特及耳字此  
所謂及也字大  
有語勢

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  
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  
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  
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  
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嗜啞叱咤千人皆廢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  
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  
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

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

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  
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  
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  
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  
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  
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

吳言卷二 漢四傳及傳 三

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  
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  
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  
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  
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  
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  
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  
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  
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甕渡軍

具大槩

李左車

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  
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  
後九月破代兵禽畧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  
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  
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  
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  
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  
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三十一  
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  
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  
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竒兵三萬人從間路  
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  
得鬪退不得還吾竒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  
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  
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  
義兵不用詐謀竒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  
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

堪畫 ○

叙戰陣必安詳  
自在方妙此惟  
左馬得之孟堅  
稍能步後塵他  
人便多倉皇情  
狀

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  
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  
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  
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  
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  
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  
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  
裨將傅殽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  
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

何其詳也

復疾戰三字絕  
不可少何謂衍

再出二千字妙

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  
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  
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  
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  
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  
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  
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  
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  
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

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  
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  
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  
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  
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  
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  
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  
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  
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

○  
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

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泝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偷

稍乏頓挫

單以平為奇前  
說成安亦然大  
戰率廣武多不欲

衣其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  
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  
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  
屈曠日糧絕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  
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  
此者將軍所短也妙語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  
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  
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  
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

廣武後不知何  
社

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竒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

、鄭、生

略

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

與吾何功謂善  
怯同意大出廣

武下

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  
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  
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  
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略已聽  
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  
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  
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  
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  
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

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  
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  
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  
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  
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  
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  
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  
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

水言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  
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  
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  
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  
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  
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  
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  
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

武涉 ○

是說客語勢

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  
 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  
 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  
 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  
 秦久矣相與勦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  
 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  
 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  
 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  
 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

文  
 項王  
 而  
 活  
 之  
 然  
 專  
 統  
 取  
 皆  
 約  
 復  
 擊  
 項  
 王

實理

妙策

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

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  
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  
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  
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  
權在韓信欲爲竒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  
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  
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  
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  
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

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  
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  
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  
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  
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  
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  
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  
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

楚勇漢智兼言  
兩主

事勢

折北不救。敗榮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

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  
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  
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  
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  
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  
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  
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  
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  
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

人情

暢逸

頓挫起伏大有  
好勢

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

快利

名言  
工語

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  
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  
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  
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  
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  
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  
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

害

收語有致

事機

只貴斷一意而  
多為駢語頗似  
商鞅變法武靈  
變服語勢

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

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漢王

大畧

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  
 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  
 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  
 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  
 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  
 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  
 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  
 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  
 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

東江山人前上書告古楚王信言反高帝

信直向人乞頭  
猶是節俠遺意  
時大畏死頗乏  
壯士氣

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

死良狗亨蜚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  
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  
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  
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  
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  
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  
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  
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

語止指畫一二  
不盡說而無不  
備且其語勢亦  
殊若挈手密示  
之狀妙

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  
含讓  
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  
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  
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  
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  
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  
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  
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

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徃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

故狂言是說客  
態

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

焉。距之犬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

評蕭何云與閔  
夫散宜生爭烈  
論信則曰庶幾  
比周召太公較  
擬錙銖不假

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  
族不亦宜乎

史記卷之十七 終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史記卷之十八

漢 龍門 司馬遷 撰述

明 豫章 鄧以讚 輯評

虎林 陳祖苞 叅補

鹿城 朱日燦 校閱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  
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  
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

此與淮陰登壇  
語大略同信或  
無此策想由同  
名之誤

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  
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  
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  
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  
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  
而望歸及其鋒東嚮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  
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  
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  
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

廼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  
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  
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爲韓王  
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  
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  
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  
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  
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  
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

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

曲逆祕計乃于  
此稍具大槩

全兵者似若謂  
兵仗無不具耳  
乃顧解為無雜

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  
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  
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  
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  
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  
闕氏闕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  
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  
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  
全兵請令強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

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  
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  
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  
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  
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  
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  
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  
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

軍旅倥傯中猶  
為工語何人執  
筆

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顏當城生子，因名曰顏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顏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顏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

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顏當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  
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  
歲餘說孫曾拜爲龍頡侯續說後

○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  
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  
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  
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  
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

有致

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  
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  
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  
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  
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綰  
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  
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  
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缺望及虜臧荼  
廼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

史記卷之八 盧縮及傳 五

張勝

羣臣知上欲王盧縮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縮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

語似國策

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  
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  
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  
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  
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  
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  
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  
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  
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

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

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  
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  
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  
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  
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爲亞  
谷侯

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  
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爲

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

高紀作不南據  
邯鄲而沮漳水  
此北字疑是而  
字之誤或北字  
誤

人爲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  
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  
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  
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  
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  
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見四人四人  
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  
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  
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

鄆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  
今唯獨邯鄆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  
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  
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  
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  
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  
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  
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  
更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

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  
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爲  
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  
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書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  
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  
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䟽  
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  
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



頭緒極多而叙  
得有條理轉換  
無痕勢更暢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

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廼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

謙佳

○  
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旣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  
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  
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  
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  
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  
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  
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  
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  
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

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  
榮項羽旣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  
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  
田都從共救趙因人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  
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  
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  
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  
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  
王項王旣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

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  
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  
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  
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  
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  
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  
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  
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

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

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

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  
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  
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  
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  
恐爲亂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  
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  
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  
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  
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

奇事

後世固無此段  
奇有此段奇亦  
無此段語有此  
段語亦無此段

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  
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  
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廢置橫謝使者曰人臣  
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  
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  
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  
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  
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  
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

叙

史記卷八

田橫傳

四

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  
 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  
 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  
 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  
 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  
 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  
 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

又更奇

更奇

倒句

奇

重用此兩人字  
似在有意無意

之間

用脩此解視索

隱舊註亦未知

孰是楊造語奇

有會焉則指情

近有致

此兩人崩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  
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  
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  
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  
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  
何哉

浙江



與曹參傳同一

凡例

亦用從字別字

為綱瞻常從固

是親臣

中多用卻敵斬

首先登捕虜陷

陣事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  
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  
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  
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戰碭東，  
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  
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  
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  
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杜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

一事重見語比  
項羽本紀較簡  
而點綴噲處丰  
神固溢如盖此  
傳在噲見刪潤  
法然以全史論  
之彼既詳此只  
着二語亦得

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  
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  
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  
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  
營外聞爭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  
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  
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  
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

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  
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  
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  
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  
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  
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  
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  
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  
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

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  
之從攻雍棨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  
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  
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卻敵遷爲將軍攻  
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  
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  
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  
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  
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

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徃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栢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

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廣  
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  
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  
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  
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  
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  
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  
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  
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

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陛下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

慷慨激烈

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因誅

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

以字法取官名  
冠于每段之首

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枸邑。蘇駟。軍於泥陽。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

羽旣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却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巴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

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  
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  
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  
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况與呂祿  
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  
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  
令其子况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  
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爲景  
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况賣交也孝景前三年

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  
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  
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  
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  
爲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  
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  
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  
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

兼用從字以字  
法

中多用兵車趣  
攻戰疾字

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  
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  
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  
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  
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公  
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  
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  
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  
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

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  
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  
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  
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  
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  
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  
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  
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  
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

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

身言卷之八  
歷代名臣傳  
三

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冒  
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  
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  
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  
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擊陳豨  
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  
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  
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  
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

曰近我必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

又用從字別字  
又增受詔字又  
或間用以其官  
字稍錯綜

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  
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  
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  
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子夷侯  
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  
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  
姦罪自殺國除

潁陽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  
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

中用疾鬪戰疾  
力疾戰字

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  
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  
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  
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  
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  
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爲漢王  
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  
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  
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

且鬼相頂也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

以上俱從

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音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

以下俱別

以下多用所將  
卒字

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  
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  
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  
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  
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連尹一  
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  
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  
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

以下屬韓信

韓信從別

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

復從

別

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  
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  
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  
降留薛沛鄼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  
王會願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  
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  
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

以後或從或別

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  
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  
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  
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  
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  
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  
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  
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  
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

將卒斬胡將白題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砦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

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  
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  
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  
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  
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  
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  
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  
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  
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

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  
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  
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  
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  
太尉官是歲匈奴大人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  
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  
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  
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代侯十三年強有  
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

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賂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  
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  
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  
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浙江

館

書

圖

潘余與弟黃最為自高圖以里之與郡昔地云  
 縣之制豈自味州觀之風注垂各黨致無流于終  
 細公之來及其素異若汎開衣其遠氏與內實  
 太史公曰吾戲豐亦問其真矣曠姑蕭曹樊會  
 於憲郵凡遊人與坐香艸百果國斜賢為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巴而徙。

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  
燕王臧荼反高祖徃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  
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  
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  
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  
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  
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  
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

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周苛爲  
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  
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  
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  
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  
矣項羽怒烹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  
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  
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

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吕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

方輿

策下而跡奇筆  
端值此令人欲  
舞

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  
 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  
 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  
 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  
 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  
 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  
 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

語不丁了  
忽插入

史記卷八

長卷列傳

三

得境得情

堯舉昌似便有  
拗咽拊背意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卷之八

三十一

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  
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  
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  
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一堅忍質直且自呂后  
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  
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  
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  
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  
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

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  
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  
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堯亦  
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  
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  
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  
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  
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  
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旣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

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吕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

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  
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  
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  
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  
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  
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  
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  
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  
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

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

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  
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  
子類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  
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  
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  
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  
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  
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

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

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

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

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墼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史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含爲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

列侯繼嗣媿媿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時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波 寫狂態頗有烟

四皓屢食其出  
固豪傑固自有  
合

狂語可喜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齧，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

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  
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  
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  
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  
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  
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  
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  
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

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  
 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  
 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  
 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  
 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  
 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  
 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  
 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

○巧○語○

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  
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  
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  
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  
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  
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  
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  
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  
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

○

故作玩戲語亦  
狂生態

一句道破後却  
詳解

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  
 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  
 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  
 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  
 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  
 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  
 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  
 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勦力西面擊秦約先入

○壯○

是本左車餘策  
用先聲動故但  
據事直陳不假  
緩頰法

文平直稍以氣  
勝

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  
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  
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  
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  
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  
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  
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  
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剝而不能授攻城得

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  
 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  
 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  
 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  
 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  
 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

文法若與前發  
 端四語相應

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  
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  
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  
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  
爲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  
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  
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  
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  
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

使諸侯必有可  
觀奈何無述

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  
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  
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  
越王。陸生至尉佗，魼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  
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  
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  
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

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迺蹶然起坐謝

史記卷八  
陸賈傳  
四八  
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尚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屈迺

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  
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  
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  
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  
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  
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  
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

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  
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  
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  
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  
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  
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  
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畷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  
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  
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

○

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  
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  
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  
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呂太后時王  
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  
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  
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  
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  
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

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  
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  
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  
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  
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  
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  
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  
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  
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

宋本作藉甚漢書同

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

叙一段情事委曲詳致

○

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  
 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  
 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  
 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  
 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  
 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  
 母死何迺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  
 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  
 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

突語為奇

語亦自有致

閔孺

語簡意長轉折  
多

讒疑本出孺中  
其諱故恐實  
語應是襯語

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徃稅凡五百金辟陽侯  
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  
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  
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  
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  
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  
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  
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感怒亦誅君何  
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

史記卷八  
陸賈及作  
五二  
后大驪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  
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  
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  
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  
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  
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  
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  
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  
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

子能死節又與  
史公善柰何失

其名

此以下世所傳  
酈生書也殆于  
長好而存之

辭命 ○

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  
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爲中大夫  
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  
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  
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  
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  
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  
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

較前叙踪跡更  
狂

篇中十五天下  
字十三足下字  
四先生字十一  
陳留字十四沛  
公字若故重之  
以見奇者至他  
語亦多重固自  
一態勢

氣甚壯

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  
生瞋目案劔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  
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  
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  
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遠雪足杖矛  
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  
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  
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  
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

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

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

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  
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  
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  
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  
說漢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  
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  
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  
之

當世之辯士至李鳳蘇昌官與余善吳以爵具備

...

蘇黃王與我世自補公書人關與我極恨而

東攀取謙而臣羣公登圖之開瀾坐浙謝亦

太史公曰世之尊瀾坐書之國與王海封三秦

粟留出入三月外其思萬幾後天始素

平新公亦公舍刺留南浙

亦必表神文伏學窮醫人良公曰不表休

例 亦與樊鄴傳同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杜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

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  
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  
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  
相國將屯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  
爲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  
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  
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  
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

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  
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  
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歛  
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  
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  
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  
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  
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  
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

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

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五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

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  
五年歎卒謚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  
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  
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  
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  
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緤爲信武侯食  
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爲蒯成侯除  
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謚爲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

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趙未嘗困氣此亦天對也

高師涉山東文取謙精

太史公曰則刻刻刻刻

五風為太古者有是則

西斜至季景中二季挂

季文正季縣以壽餘滿

百平土以為安其與人

史記卷之十八

終

館

書

圖

江

浙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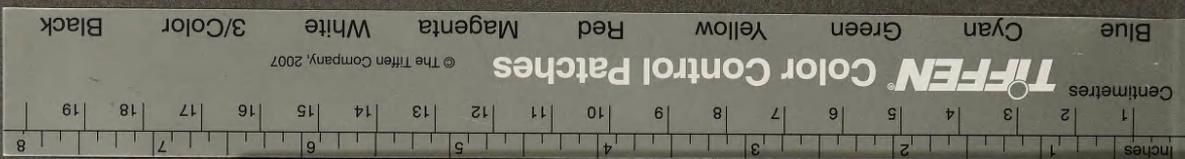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32171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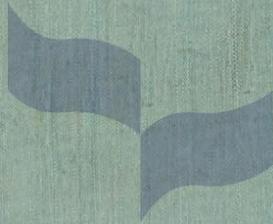


史記輯評

卷十七之十八  
列傳

浙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